



亲情小说金牌作家

徐玲 著



最美的 过客





最美的 过客

徐玲 著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的过客 / 徐玲著. —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8.6

(熊贝贝文学馆)

ISBN 978-7-5585-2295-6

I. ①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8613号

最美的过客

ZUI MEI DE GUOKE

出版人 刘刚

策划 师晓晖

责任编辑 姜晓坤 石晓磊 马一瑞

绘 画 吴京徽 孙志宏

开 本	720mm×1000mm	1/16
印 张	11	
字 数	120 千字	
印 刷	北京盛华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	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	
印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 0431-85644803

定 价 23.80 元

MULU

目录

对手 /001

二道杠 /015

亲爱的“房车” /029

逃逃家的红绿灯 /045

天生我材 /063

通往快乐世界的门 /0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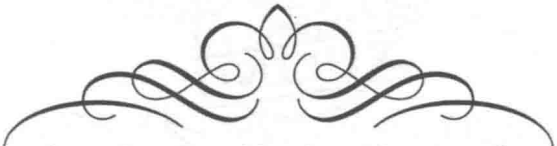
我承认 /087

一个人睡 /103

走夜路 /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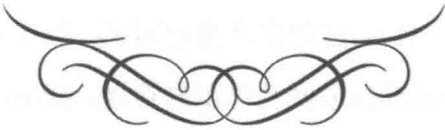
最美的过客 /131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/143



亲情小说金牌作家
徐玲作品

对手





住进宿舍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徐卉是我的对手。只有她，也必定是她，是我的对手。她的那双眼睛看起来太精怪了。

8月30日下午，我拖着行李找到了403宿舍。

走进去我才意识到自己好像严重迟到了，因为我的新同学都已经整理好床铺，坐在那儿散漫地吃东西聊天。我的出现显然破坏了她们刚刚营造起来的一点点融洽氛围，她们停下吃东西、停止说话，都木愣愣地望着我，仿佛注视一个推销早餐的陌生大妈。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哗啦啦丢下大包小包，像一股风一样从宿舍过道里穿过，直抵卫生间。身后追过来一串大惊小怪的唏嘘声。

“哈哈，她就是林雨蓉吧！进门先找厕所，真有意思！”

“穿得那么老土，像是从山北来的。”

“但她是1号呀！成绩比咱们都好！”

“.....”

她们零碎的议论淹没在长长短短的笑声里，也字字漫入我的耳朵。

为什么她们知道我的名字？为什么她们一猜就猜准我是从山北来的？我看上去真的很土吗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仿佛穿了身透视装，极不自在。

在来之前，爸爸妈妈都嘱咐我，上中学不比上小学，寄宿不比在家里，镇上不比村里，凡事不要计较，要跟新同学好好相处，互相关心帮助，一起努力把书读好。

我自信我是能做到的。

可没想到我会以直奔厕所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，留给大家这么糟透的第一印象。幸好我的学号给足了我信心，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走出卫生间。

我从卫生间探出脑袋，盘算着怎么应付她们那些冷嘲热讽，她们却集体闭上了嘴巴。

我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向唯一空着的一号床铺，瞥见床头贴着的小纸条上赫然打印着我的名字。下意识地，我的目光微微移向下铺的床头，只见那边的小纸条上写着：李小弄。

还有女生叫这个名字？我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但马上又警觉地吞回去，若无其事地脱了鞋准备往上铺爬。

床尾坐着的女生突然站起来，绕过我的身体晃到我身后。我以为她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帮我递凉席什么的，毕竟我睡上铺，

又来晚了，很需要帮助啊。没想到她只是冷冰冰地对我说：“你爬上去的时候尽量踩边上一点儿，不要碰到我的席子。”

我怯生生又略感气愤地看一眼她趾高气扬的表情，决定跟她开个玩笑：“要不你睡上铺？我们俩换一下。我非常乐意让你踩我的席子。”

这个人应该就是李小弄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李小弄一本正经地指了指自己床头的小纸条，“别说风凉话了。看见没？学校早就安排好了，我的名字在你下面，哪有资格睡上铺？”

这话听上去酸溜溜的。

我摇摇头不跟她计较，脚丫子踩着凉席边上露出一点点木头边沿，小心翼翼爬上我的一号铺。

爬上去后，我正懊恼没有把大包小包带上去，想着怎么下去取时，一个声音对我说：“我先把蚊帐递给你吧，你先系蚊帐，然后再铺床。”

这绝不是李小弄的声音。

我转过脸往下瞅，看见一张白皙瘦削的脸庞，还有一对儿眼梢微微向上吊起的丹凤眼，这双并不漂亮的眼睛因为盛满善意的微笑而显得美丽非凡。毋庸置疑，这是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，拥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，必定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略显迟钝地涩涩一笑，却还是很好意思地对她说，

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
这是 403 宿舍第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，第一个帮助我，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宿舍温暖的女生，我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才知道，她有一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，叫徐卉，学号 6。

我忽然觉得，虽然我们的宿舍挤挤挨挨铺了八张床，但在这里面，我的对手只有一个，她不是 3 号李小弄，而是 6 号徐卉。

学校按照我们的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学号，我是 1 号，这让我惊喜和惶恐。更令我无所适从的是，班主任明老师推荐我做班长。我推辞，他说，1 号不做，谁做？

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压力。我感觉身后几十双眼睛都虎视眈眈盯着我，齐心协力要把我拉下去。新的环境新的课本新的老师新的竞争对手，一切都那么新鲜和不可预测，我只有铆足了劲儿认真对待，才不至于被别人轻易超越。

更令我始料不及的是，宿舍里的气氛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轻松和愉快。学习任务远比小学复杂和具体得多，因此大家的话题除了学习还是学习。在明老师的激励和启发下，每个人都把“超过别人”当成奋斗目标。这让我想起华山论剑。各路高手云集，却自成一派，没有任何同盟军，谁也不是谁的朋友，身边每个人都是对手，都是敌人。

而我的 1 号宝座，可以说是坐得摇摇晃晃。每周上课答问不总是最积极，作业正确率不总是最高，综合表扬的次数不总是最多。意料之中的是，徐卉对待学习果然认真，上课不眨眼，下课不停笔，



就连吃午饭的时候都企图跟我探讨数学难题。每当那时，我会故意把话题岔开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。自私心理作怪，我对难题的解答方法避而不谈。我不能让她超过我。不能。

不多久，我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，可以说险象环生：数学小测验，第二名仅差我1分；英语小练习，我只比第二名多0.5分；语文阅读理解测试，我落到了第三。

最要命的是，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有个女生英语单科成绩超过了我4分，四门主课总分只比我低2分。我感觉屁股着火了。这个追我追得这么紧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6号徐卉。

成绩公布的当天晚上，下铺的李小弄用脚使劲儿顶了顶我的床板。

“恭喜你呀，月考冠军！”

没等我说谢谢，她又跟了一句：“但要做常胜将军并不容易哪！”宿舍里一阵静默。

我有些尴尬地回了一句：“是啊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。为什么我越不希望谁超过，谁就看上去越有希望超过我呢？月光从窗口漫进来，像是一盏探照灯，把我照回了原形：林雨蓉其实是一个多么普通的女生啊，普通到根本不适合做1号。她骨子里贪玩儿任性，却因为戴着“学号1”“班长”这些紧箍咒而不得不有所收敛；她打心眼儿里自私计较，却勉为其难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得大方随和。为了维持“学号1”，她每天不

得不利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思考难题；为了做好一班之长，她每天利用睡觉的时间考虑班里的大事小事。她做得太累了。

“这种感觉很忐忑。”我在日记里描述自己的心情和处境，“仿佛我们都是猴子，而唯独我这只猴子幸运地得到了一只红苹果，同伴们因此对我的红苹果垂涎欲滴。我成了大家注视的焦点，我的红苹果成了大家争抢的目标。我知道我很危险，在他们争夺红苹果的过程中，我很可能会受伤，很可能伤痕累累最终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将红苹果拱手相让。但是，这只漂亮的红苹果无疑代表着我的尊严，我不能失去它。”

合上日记本，我心沉得仿佛装满了石头。

秋天午后的阳光遥远却灼目，我坐在教学楼前面的亭子里背诵历史。我是从阶梯教室悄悄溜出来的。这个时候，大家都跟着明老师在看电影，甄子丹的《关云长》，里面有我喜欢的孙俪。我说服自己逃离大屏幕的时候，心里升腾起一种淡淡的失落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敬意。一部电影不看没什么损失，但如果一场历史测验不理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最早进入氏族公社时期的远古人类是山顶洞人……”背到忘我时，转过身，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“林雨蓉，我就知道你出来背书了。”徐卉嬉皮笑脸地朝我挤弄她的丹凤眼，“下午要考历史了。嗯，我也回教室拿书来背。”

她说完下巴扬了扬，转身往教室跑去。



“徐卉！”我喊住她，“你去看电影吧，电影好看！”

她收住脚步转过脸：“嘿嘿，好看你怎么不看？你是班长，班长带头做什么，我跟着做什么。”

我叹口气，无奈地闪一边去。

这不明摆着跟我叫板吗？这个徐卉。平时假装关心我，其实是在对我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。看我溜出来背书，自己也溜出来背书，她惦记着我手上的红苹果啊！

眨眼工夫，徐卉就抱着历史书回到了我面前，叽里呱啦背起来。

这声音令我心烦。

有她在身边干扰，还不如回去看电影。

“不看了不看了，”我挽住她的胳膊，“还是电影好看，咱俩回去吧。”

“好哇好哇，看电影去。”徐卉把我手上的历史书拿过去，叠在自己的历史书上，扭头朝教室奔，“我马上下来。一起走啊！”

这个人精！

叫她人精没错。这不，不知道她是怎么下功夫的，那么难的历史试卷居然考了98分，和我并列。要命的是，她还走过来看我的试卷：“林雨蓉，你应该考满分的，让我看看错了哪儿？”

我把试卷合起来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一旁的李小弄看见了，走过来推我一把：“林雨蓉，你不肯给徐卉看试卷，是不是担心被她看出什么问题来呀？该不会是老师多

给你分了吧？”

我气得朝她瞪眼睛。

“不会不会，老师不会算错分。”徐卉抢着说，“我只是对班长的错题比较好奇，想知道是不是和我错得一样。”

“我也很好奇啊。”李小弄说着，自说自话展开了我的试卷。

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研究我的历史试卷。

穿透视装的感觉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头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们一如既往观察我、模仿我、研究我，使出浑身解数想超越我。不仅仅是她们，还有那帮男生。所有的人都紧紧盯着我手上的“红苹果”，哪怕不能咬上一口，靠近一些闻闻香味儿也是好的。

我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：加油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

徐卉还是那么温柔，那么关心我，像个老好人一样老是跟着我转，帮助我干这个做那个。但我知道，她善良的外表下，包裹着一颗勃勃野心。如果有一天“红苹果”到了她手上，说不定她对我就不会这么热情了。

转眼期中到了。这是升入中学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检阅，每个人都严阵以待。明老师发下来一张表格，要求我们填写自己的各科目标成绩，最关键的是，写上自己想要超越的那个人的名字。

“班长，我填了你。”李小弄直言不讳，“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你。”

“班长，我也写了你，超过你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2号跟我说。

“林雨蓉，我把你写上去了，虽然一时半会儿超不过，但鼓励鼓励自己总可以吧？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呢！”5号这么对我说。

就连11号也把自己的表格支到我眼皮底下大言不惭地宣称：“班长，你就是我超越的目标。小心哦，说不定我一发力，你就下去了。”

我成了“众矢之的”。

我看了看座位四周，注意到徐卉把自己的那张表格折起来，悄悄塞进了笔袋里。我很好奇她给自己定了怎样的目标，是第一名吧？我的眼神没来得及收回，就被徐卉逮住了。我们的目光猝不及防地撞击，迸发出咄咄逼人的烈焰。

不怕。我对自己说。越是这样，越不能乱了方寸。

可我越是这样提醒自己，越觉得整个人打不起精神来，眼花了，头晕了，身体软绵绵的，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。再加上最近一阵太累太辛苦，我终于病了，发着高烧。

别人吃完晚饭要去上晚自习了，我还躺在宿舍里睡觉。

徐卉给我送来一碗软面条，说是明老师特意请食堂阿姨为我做的，我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“吃呀，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？再过几天就要期中考试了。”徐卉端着面条坐在我床沿上。

我别过脸去不吱声儿。

“求求你吃点儿吧，要不我让明老师通知你家长？”

我吓坏了，一骨碌坐起身：“不许去！”



徐卉“咯咯”笑：“林雨蓉，你看起来蛮有力气嘛。不要偷懒，吃了面条跟我一起上晚自习去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我接过那碗热乎乎的软面条，哧溜哧溜吸了几口，含糊不清地说，“这下你满意了，我没力气好好复习，你有机会超过我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叽里呱啦的，我没听清楚。”徐卉装傻。

我把面条吸得“吱吱”响，不再吭声。

热散去，身上舒服起来，头也不晕了，考试的日子也就来了。身体是恢复了，但一进考场，我的心就紧张起来，只觉得后背有无数只眼睛盯着，盯得我喘气都困难。

好不容易挨过两天的考试时间，我的热又来了。

这次明老师把我爸爸请了来，要他带我回家看病。

我噘着嘴巴一百个不情愿，心里惦记着考试结果，惦记着自己的“红苹果”会不会丢。

徐卉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林雨蓉，你安心回家休息两天吧。成绩出来了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看那副自信的模样，好像这次她赢定了。

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的头好晕，已经没有精力跟她争来争去。

医生很快查出了我的病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身体免疫能力下降，心情紧张导致的。我躺在医院挂静点的时候，接到了徐卉的电话。

她的声音兴奋得像幼儿园的娃娃：“林雨蓉！期中成绩出来了，你还是第一名！你考得那么好！”

我以为她在糊弄我，问了十几遍“真的吗”。

星期一回学校，验证了徐卉的说法。同学们都对我佩服得不得了，说班长发烧了还能稳坐冠军宝座，实在了不起。

我却流出眼泪来。因为徐卉。她竟然跟我并列第一。

“你几乎超过你的对手了。”我感慨道。

徐卉摇摇头。

“并列，差不多就等于超过了。”我说，“你不一直想着超过我吗？”

徐卉莞尔一笑：“我的对手不是你。”

这句话太出乎我的意料。她的对手不是我，还能是谁？

她从笔袋里取出那张表格，递到我眼前。我分明看见，在赶超对手那一栏，她写的不是我的名字，而是她自己的名字——徐卉。

我怔住了。我视为对手的那个人，并没有把我当成对手。这一刻，我惊讶，我失望，我颓废，我甚至无地自容；这一刻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，多么狭隘，多么愚蠢，多么可笑。

真正的手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我忽然明白，其实每只猴子都分到了一棵苹果树，只要把这棵苹果树植在心上，认真灌溉呵护，树上定能结出许多红苹果。别人的苹果树长得好不好，与我何干？我只要种好自己的，就行了。